

中国出口对目的地企业 就业技能结构的影响*

——基于出口目的地企业样本的分析

魏浩 张宇鹏 连慧君

【摘要】文章采用 2007~2016 年 68 个中国出口目的地的 4 万多家企业数据,考察了中国出口对出口目的地企业就业技能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1)中国出口虽然降低了出口目的地企业的就业规模,但促进了出口目的地企业就业技能结构的优化。(2)中国出口对中低收入国家、非 OECD 国家、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企业就业技能结构的优化作用更大,对规模较小、无国际质量认证企业的作用更大。中国中间品出口对目的地企业就业技能结构的优化作用大于资本品和消费品。(3)从企业的创新方式看,与产品引进、流程引进不同,中低收入水平出口目的地企业的研发投入行为强化了出口对企业就业技能结构的优化作用。(4)与主要发达国家的出口影响不同,中国出口影响具有特殊性。

【关键词】中国出口 出口目的地 就业技能结构 高技能劳动力

【作者】魏浩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张宇鹏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连慧君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一、引言

中国自 2001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一方面,中国对全球实际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 2001 年的 0.53% 跃升至 2017 年的 30%^①,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另一方面,中国货物进出口贸易规模从 2001 年的全球第六位跃升至 2017 年的第一位^②。然而,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特别是中国出口贸易

* 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中国进口增长及其对国内经济发展促进作用研究”(编号:71473020)的阶段性成果。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商务部世贸司司长就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2017 年度〈中国履行加入世贸组织承诺情况报告〉发表谈话》(<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ae/ag/201801/20180102704083.shtml>)。

② 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计算。

规模的日益增加,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层出不穷,恶化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从中国出口对目的地就业的影响来看,一部分国外学者和机构片面强调中国出口对目的地就业规模的负面影响。例如,针对美国、西班牙、墨西哥等出口目的地的研究表明,中国货物出口挤占了目的地制造业的发展空间,造成当地大量制造业工人失业(Autor等,2013;Danoso等,2015;Mendez,2015)。

从理论上讲,贸易不仅会影响就业规模,也会影响就业结构。对于进口国来说,进口贸易虽然替代了一部分本国劳动力的就业,但也可能通过市场竞争效应、外包效应、技术溢出效应和互补效应促进进口国实现技能偏向型的技术进步,提升企业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从而实现国内就业技能结构的优化(Acemoglu,2003)。一些学者针对发展中国家进口贸易的研究也印证了上述观点(Crinò,2012;Kasahara等,2016)。总的来看,已有研究主要关注中国出口对出口目的地就业规模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出口目的地就业结构的影响。

另外,有些相关研究主要从单一国别视角考察中国出口对出口目的地就业技能结构的影响(Balsvik等,2015;Álvarez等,2009;Mion等,2013),缺乏对中国出口所引起目的地就业技能结构变动的整体性研究。而国内相关研究则更加关注中国进出口所引起的本国就业技能变动(唐东波,2012;刘玉海、张默涵,2017),仅有少量研究关注中国出口对目的地企业创新的影响(罗长远、张军,2012),但未涉及出口目的地就业技能结构这一视角。

事实上,中国出口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着“双重角色”: (1)从中国向发达国家的出口来看,一方面,中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偏低,可能与出口目的地的低技术制造业形成竞争(Pierce等,2016);另一方面,中国通过出口种类广泛、低价优质的中间品,降低了出口目的地工业制成品价格(Amiti等,2017)。(2)从中国向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来看,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出口商品结构明显优于目的地(魏浩,2015)。中国出口既可能对目的地产生进口竞争效应,也可能产生技术溢出效应,强化出口目的地企业的创新意愿,从而促使企业雇用更多高技能劳动力。因此,中国出口对不同发展水平的目的地就业结构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

鉴于此,本文利用世界银行的企业调查数据库,全面考察中国出口对目的地企业就业技能结构的影响,并基于人均收入水平、是否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是否位于“一带一路”沿线等出口目的地特征和企业规模、是否有质量认证等企业特征进行了分类讨论。

二、计量模型与数据说明

(一) 计量模型

为了匹配行业层面的中国出口贸易数据和目的地企业层面的就业数据,并从企业

层面考察中国出口对出口目的地企业就业技能结构的影响,本文借鉴 Iacovone等(2013)、Mcmanus等(2016)的做法,构建以下计量模型:

$$skill_{ijct} = \beta CHNEX_{jc(t-1)} + \gamma X_{it} + \delta X_{ct} + \gamma_c + \gamma_t + \varepsilon_{ijct} \quad (1)$$

其中,被解释变量 $skill_{ijct}$ 表示 t 年出口目的地 c 企业 i 的就业技能结构 j 表示企业 i 所属的 ISIC2 位码行业。就业技能结构用企业 i 中技术型工人占员工总人数的比例表示,该指标越大,表示企业的就业技能结构越优化。 ε_{ijct} 为误差项。核心解释变量 $CHNEX_{jc(t-1)}$ 表示中国 j 行业出口在各国向出口目的地 c 的 j 行业总出口中所占比重。借鉴罗长远、张军(2012)的做法,本文按照式(2)的方法构建核心解释变量 $CHNEX$:

$$CHNEX_{jct} = \frac{fromCHN_{jct}}{fromWLD_{jct}} \quad (2)$$

其中 $fromCHN_{jct}$ 表示 t 年中国向目的地 c 的行业 j 的出口额 $fromWLD_{jct}$ 表示 t 年世界各国向目的地 c 行业 j 的出口总额。考虑到企业就业技能结构的调整可能存在时滞,本文选取中国出口比重 $CHNEX$ 的滞后一期作为解释变量。为避免遗漏变量导致的估计偏差,本文加入进口企业层面和出口目的地层面的控制变量 X_{it} 、 X_{ct} 。此外,为控制出口目的地层面不随时间改变的特征和全球经济走势对企业就业技能结构的影响,本文在所有回归模型中均加入出口目的地的国家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

1. 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

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 X_{it} 包括两类。一类是企业的个体特征,具体包括企业规模(*Size*)、企业年龄的对数(*Lnage*)、企业所有制的虚拟变量(*State*、*Private*、*Foreign*)、企业的互联网使用情况(*Internet*)、企业是否出口的虚拟变量(*Exporter*)。其中,企业规模采用企业3年前员工总数的对数衡量。企业的互联网使用情况基于调查问卷中“企业是否与顾客或供应商用邮件联系”和“企业有无自己的网站”两个问题,如果企业对两个问题都回答“是”,则 *Internet* 取2,如果企业仅对其中一个问题回答“是”,则 *Internet* 取1;如果企业对两个问题都回答“否”,则 *Internet* 取0。以上变量分别控制了企业规模、企业成熟性、企业持股方特征、企业对互联网等新技术的应用程度、企业是否开展对外贸易等因素可能对就业技能结构产生的影响。另一类是由企业自身评估的外部经营环境,具体包括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Finance*)、企业主要产品面临的非正规部门竞争(*Competition*)、企业面临的员工受教育的差异程度(*Inadeedu*)。这些变量均来自调查问卷中被采访的高管根据企业外部经营环境的实际情况做出的主观判断。每个变量的取值范围均为1~4,数值越大表示企业面临的上述外部经营环境越差。这些变量分别控制了资金短缺、非正规部门竞争和劳动者接受教育机会对企业就业技能结构可能产生的影响。

2. 出口目的地层面的控制变量

出口目的地层面的控制变量 X_{ct} ,包括出口目的地劳均产出水平(*Lngdpl*)、出口目的

地的劳动力保护制度质量(*Laboregu*)、出口目的地的人力资本(*Schooling*)。其中,出口目的地劳均产出水平采用劳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对数(*Lngdpl*)衡量,劳动力总量和实际GDP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出口目的地的劳动力保护制度质量采用全球经济自由度数据库(*Economic Freedom of the World*)中的“劳动力市场制度”分指标,该指标是对一国雇佣制度、解雇制度及成本、最低工资、工作时长、工会议价能力、征兵等项目的综合评判,这一指标在[1,10]的区间取值,数值越大表示劳动力保护制度越完善。出口目的地的人力资本采用人均受教育年限衡量,该数据来自Barro-Lee数据库^①。

3. 内生性处理

如果式(1)受到内生性问题的干扰,将导致回归结果偏离真实值。具体来看,对于技术型工人比例较高的出口目的地企业而言,如果其所在的行业相对更依赖从中国的进口,那么,模型就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导致的内生性问题。为解决内生性问题,本文构建了工具变量(*IV_CHNEX*):

$$IV_CHNEX_{jct} = \frac{\sum_{q \in Z, q \neq c} fromCHN_{jqt}}{\sum_{q \in Z, q \neq c} fromWLD_{jqt}} \quad (3)$$

其中, Z 表示出口目的地 c 所在地理区域的国家集合,世界银行企业调查数据库将全球分为撒哈拉以南、东亚及太平洋、欧洲及中亚、拉丁美洲及加勒比、中东及北非、南亚共六大地理区域。工具变量 IV_CHNEX 的分子部分是中国向出口目的地 c 所在地理区域 Z 除 c 以外其他国家分行业的出口额,分母部分是世界各国向出口目的地 c 所在地理区域 Z 除 c 以外其他国家分行业的出口额。这一工具变量的构造思路来自研究中国出口对单一出口目的地国内经济影响的文献。Autor等(2013)将其他国家从中国的进口作为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工具变量,罗长远、张军(2012)将马来西亚从中国的进口作为泰国从中国进口的工具变量。本文采用多国企业不同时点的混合截面数据,因此将同一地理区域其他国家从中国的进口作为出口目的地 c 从中国进口的工具变量。具体来看,一方面,其他国家从中国的进口对于出口目的地 c 的企业就业技能结构没有经济学意义上的直接影响,满足工具变量的外生性假定;另一方面,同一地理区域的国家受地理距离、文化背景等因素的影响,从中国的进口之间存在关联,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假定。鉴于此,本文将 IV_CHNEX_{jct} 作为工具变量,采用2SLS方法对式(1)进行估计。

(二) 数据说明

本文出口目的地的企业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的企业调查数据库,该调查主要采取面对面采访企业的高级管理者或者注册股东的方式。为保证调查的客观性和全面性,同时

^① Barro-Lee数据库提供的人均受教育年限数据截至2015年,2016年数据采用插值法估算。

参与采访的还有该企业至少5名雇员。该调查主要针对发展中国家,主要分布在东欧、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每年基本上都会针对不同的区域进行调查。本文基于该数据库构造被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并保留其中的制造业企业样本。由于所需数据在2007年之前缺失较为严重,所以本文选取的时间范围为2007~2016年。

中国向企业所在国出口的贸易数据来自法国社会展望和国际信息研究中心(CEPII)公布的产品层面国际贸易数据库(BACI),该数据提供了全球各国之间历年HS6位码商品的贸易量和贸易额。在世界银行的企业调查数据中,企业被归为51个ISC2位码行业。因此,本文利用世界银行提供的HS编码和ISC编码之间的转换文件,将HS6位码层面的贸易数据汇总到ISC2位码层面,并与世界银行企业调查数据进行匹配。为避免样本选择偏差,本文保留了中国向目的国企业所在行业出口为零的贸易样本。在剔除被解释变量或控制变量存在缺失值的样本后,本文基准回归所采用的企业样本来自中国的68个出口目的地,其中包括9个高收入国家和59个中低收入国家。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 基准回归

在基准回归中,本文通过估计式(1),考察了中国出口对目的地企业就业技能结构的影响(见表1)。表1中模型1在仅加入企业层面控制变量的情况下,中国出口对目的地企业就业技能结构的影响显著为正。模型2继续加入目的地层面的控制变量后,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从0.190下降到0.183,但仍在1%的水平上显著。以上结果初步表明,中国出口有利于优化出口目的地企业的就业技能结构。

表1模型3结果显示,工具变量的回归系数为0.890,且在1%水平上显著,第一阶段回归的F值远大于经验值10,工具变量的偏 R^2 高达0.627。这意味着,工具变量(IV_CHNEX)与解释变量($CHNEX$)具有较强的相关性。模型4的Kleibergen-Paap rk LM检验在1%水平上显著,拒绝了“工具变量无法识别”的原假设,Cragg-Donald Wald F检验大于10%水平上的临界值,拒绝了“工具变量为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这两个检验均表明,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是有效的。

从表1模型4的结果看,中国出口对目的地就业技能结构的影响显著为正,且采用2SLS方法估计得到的系数大于模型2采用OLS方法估计得到的系数,前者约为后者的1.55倍。这说明,由于内生性问题,采用OLS方法估计模型将导致中国出口对目的国的就业技能结构的影响被低估。因此,本文在后续实证分析中均采用2SLS方法。

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中国出口对目的地企业就业规模的影响。本文用企业当年全职员工数的对数减去3年前全职员工数的对数,将这一差值作为被解释变量,衡

量企业就业规模的变动。模型 5、模型 6 的结果^①均表明,中国出口降低了目的地企业的就业规模。

上述结果表明,中国出口虽然降低了出口目的地企业的就业规模,但优化了当地企业的就业技能结构。具体而言,中国出口可能通过市场竞争效应、外包效应、技术溢出效应、互补效应 4 个渠道优化出口目的地企业的就业技能结构。具体来看:(1)市场竞争效应。在面对来自中国的进口竞争时,出口目的地企业可能通过创新活动“逃离”竞争,从而引起企业的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进而增加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2)外包效应。对于发达国家来说,中国对发达国家的出口中包含大量的发达国家外包给中国的生产工序,这是由于发达国家将技术密集度较低的生产环节外包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自身致力于技术密集度较高的生产工序,因此,从中国的进口将进一步促使发达国家更加专业化于技术密集度较高的生产环节,进而提升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而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而言,来自中国企业外包业务的技术密集度可能高于国内原有的生产活动,从而提高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3)技术溢出效应。为了提升技术水平,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可能通过从中国进口较为先进的中间投入品进行技能偏向型的知识学习或替代当地生产的投入品,从而将资源配置到新产品开发、产品质量升级、研发活动等技术密集度较高的生产环节中,进而增加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4)互补效应。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中国出口目的地企业从中国进口先进的机器设备,进口的先进机器设备需要高技能劳动力与之匹配,从而提高企业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

(二) 基于不同分视角的考察

1. 基于出口目的地特征的考察

本文按世界银行分类标准将出口目的地分为高收入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表 2 模型 7、模型 8 的结果表明,中国出口对中低收入出口目的地企业就业技能结构的优化作用更大。其次,本文将出口目的地分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和非 OECD 成员国两类。模型 9、模型 10 的结果表明,中国出口对非 OECD 出口目的地企业就业技能结构的优化作用明显高于对 OECD 出口目的地企业就业技能结构的优化作用,前者约为后者的 2.5 倍。

上述结果表明,中国出口对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出口目的地企业就业技能结构的优化作用更大。其原因可能是中国对出口目的地的出口商品结构、出口规模和出口增速不同导致的。一般来说,中国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高于发展中国家,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出口规模的增长速度较快,出口商品技术结构也不断升级,因此,这些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① 在表 1 模型 5、模型 6 中,企业规模的控制变量修改为企业受访者关于企业规模的回答。该回答为分类变量,1 表示小规模企业,2 表示中等规模企业,3 表示大规模企业。

表1 中国出口对出口目的地企业就业的影响

变 量	就业技能结构				就业规模	
	OLS		2SLS		OLS	2SLS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中国出口	0.190*** (0.008)	0.183*** (0.008)		0.284*** (0.010)	-0.088*** (0.013)	-0.081*** (0.015)
中国出口的工具变量			0.890*** (0.004)			
企业规模	-0.002' (0.001)	-0.002' (0.001)	-0.002*** (0.000)	-0.002' (0.001)	0.057*** (0.003)	0.057*** (0.003)
企业年限	-0.004** (0.002)	-0.003' (0.002)	0.002*** (0.001)	-0.003 (0.002)	-0.096*** (0.003)	-0.096*** (0.003)
是否为国有企业	0.016** (0.008)	0.025*** (0.009)	0.004 (0.003)	0.025*** (0.009)	-0.001 (0.015)	-0.001 (0.015)
是否为外资企业	-0.010** (0.005)	-0.009 (0.005)	-0.001 (0.002)	-0.007 (0.005)	-0.021** (0.009)	-0.021** (0.009)
是否为私营企业	-0.004 (0.007)	-0.004 (0.007)	0.005** (0.002)	-0.005 (0.007)	0.004 (0.012)	0.004 (0.012)
企业的互联网使用	-0.029*** (0.002)	-0.031*** (0.002)	-0.001 (0.001)	-0.030*** (0.002)	0.011*** (0.003)	0.011*** (0.003)
企业是否出口	0.008*** (0.003)	0.010*** (0.003)	-0.003*** (0.001)	0.007** (0.003)	-0.015*** (0.005)	-0.015*** (0.005)
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	0.002 (0.001)	0.002' (0.001)	0.001*** (0.000)	0.001 (0.001)	-0.004** (0.002)	-0.004** (0.002)
企业面临的竞争程度	-0.002 (0.001)	-0.002 (0.001)	0.000 (0.000)	-0.002 (0.001)	-0.008*** (0.002)	-0.008*** (0.002)
企业员工教育差异	-0.003** (0.001)	-0.002' (0.001)	0.001** (0.000)	-0.002' (0.001)	0.011*** (0.002)	0.011*** (0.002)
目的地劳均产出水平		0.106*** (0.018)	0.071*** (0.008)	0.094*** (0.018)	-0.122*** (0.029)	-0.118*** (0.029)
目的地劳动保护制度		0.032*** (0.007)	-0.002 (0.002)	0.034*** (0.007)	0.047*** (0.012)	0.048*** (0.012)
目的地人力资本水平		0.032 (0.041)	-0.056*** (0.002)	0.028*** (0.007)	-0.186*** (0.068)	-0.040*** (0.013)
K-PLM				1.4e+04 [0.000]		1.4e+04 [0.000]
C-D Wald F				7.9e+04		7.9e+04
R ² 或 Partial-R ²	0.144	0.150	0.627		0.078	
样本量	49050	45793	45793	45793	45793	45793

注:小括号中的数据为稳健性标准误,中括号中的数据为显著性水平。*、**、***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回归时加入出口目的地层面的国家固定效应和年份层面的时间固定效应。

的出口目的地可能会通过从中国进口获得较大的技术溢出效应、进口竞争效应和互补效应。但是,中国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一般低于发达国家生产的产品,中国出口商品中包含的关键零部件也是从发达国家进口的,因此,中国出口对发达国家产生的影响较小。

本文借鉴魏浩等(2016)的做法将出口商品结构分为八大类,统计分析中国向高收入国家、中低收入国家的出口商品结构变化等情况。统计结果表明:(1)中国加入WTO之后,除个别年份外,在中国向高收入

国家的出口中，中低技术产品所占比重较高，超过 30%；中等技术产品所占比重次之，超过 20%。(2) 在中国向中低收入国家的出口中，中低技术产品(25%左右)和中等技术产品(20%左右)所占比重一直较高。(3) 在中国向高收入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的出口中，尽管中等技术产品和中低技术产品仍是主要的出口产品，但

表 2 基于出口目的地特征的分样本回归结果

变 量	高收入 (模型 7)	中低收入 (模型 8)	OECD (模型 9)	非 OECD (模型 10)	“一带一路” (模型 11)	非“一带一路” (模型 12)
中国出口	0.249*** (0.034)	0.286*** (0.010)	0.117*** (0.036)	0.291*** (0.010)	0.200*** (0.012)	0.403*** (0.018)
企业规模	-0.009** (0.004)	-0.002 (0.001)	-0.002 (0.005)	-0.002* (0.001)	-0.000 (0.001)	-0.005*** (0.002)
企业年限	-0.004 (0.007)	-0.002 (0.002)	-0.002 (0.009)	-0.002 (0.002)	-0.000 (0.002)	-0.003 (0.003)
是否为国有企业	0.009 (0.036)	0.026*** (0.009)	0.000 (0.069)	0.026*** (0.009)	0.007 (0.012)	0.038*** (0.012)
是否为外资企业	-0.005 (0.020)	-0.007 (0.005)	-0.020 (0.026)	-0.007 (0.005)	-0.012 (0.007)	-0.001 (0.008)
是否为私营企业	-0.018 (0.024)	-0.003 (0.007)	-0.036 (0.031)	-0.002 (0.007)	-0.016 (0.010)	-0.001 (0.010)
企业的互联网使用	-0.008 (0.008)	-0.031*** (0.002)	0.014 (0.011)	-0.031*** (0.002)	-0.024*** (0.002)	-0.037*** (0.003)
企业是否出口	0.023** (0.010)	0.005* (0.003)	-0.006 (0.014)	0.007** (0.003)	0.001 (0.004)	0.016*** (0.005)
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	-0.005 (0.004)	0.002* (0.001)	-0.005 (0.005)	0.002 (0.001)	0.002* (0.001)	-0.001 (0.002)
企业面临的竞争程度	-0.013*** (0.004)	-0.001 (0.001)	-0.009* (0.005)	-0.001 (0.001)	0.002 (0.002)	-0.008*** (0.002)
企业员工教育差异	0.005 (0.004)	-0.003** (0.001)	0.004 (0.005)	-0.003** (0.001)	0.003* (0.002)	-0.009*** (0.002)
目的地劳均产出水平	0.083 (0.150)	0.107*** (0.022)	0.620 (0.526)	0.106*** (0.019)	-0.073** (0.032)	0.124*** (0.025)
目的地劳动保护制度	0.027 (0.055)	0.030*** (0.008)	-0.277 (0.375)	0.032*** (0.007)	0.035*** (0.009)	0.014 (0.012)
目的地人力资本水平	-1.494 (3.199)	0.070* (0.041)	-8.835* (5.038)	0.071* (0.041)	0.798*** (0.092)	0.034 (0.049)
K- PLM	585.07 [0.000]	1.3e+04 [0.000]	382.45 [0.000]	1.4e+04 [0.000]	8975.46 [0.000]	4917.76 [0.000]
C- D Wald F	7173.10	7.8e+04	4762.61	8.0e+04	5.5e+04	2.5e+04
样本量	3383	42410	2095	43698	25986	19807

注：同表 1。

中等技术水平以上产品的出口比重总体呈上升趋势，中等技术水平以下产品的出口比重总体呈下降趋势。这意味着中国向高收入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的出口商品技术结构不断升级。(4) 从出口规模来看，中国向高收入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的出口规模均呈上升趋势，但中国向中低收入国家出口规模的增速远高于向高收入国家出口规模的增速。

中国向高收入国家的出口规模从 2001 年的 0.33 万亿美元上升到 2015 年的 1.60 万亿美元,增长了 3.85 倍;中国向中低收入国家的出口规模,从 2001 年的 0.05 万亿美元,上升到 2015 年的 0.76 万亿美元,增长了 14.2 倍。(5)从出口比重看,尽管中国对高收入国家的出口在中国总出口中仍占主要地位,但中国对中低收入国家的出口在中国总出口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已经成为中国出口贸易的新增长点。中国加入 WTO 后,向高收入国家的出口额占中国总出口额的比重呈持续下降的趋势,2001 年这一比重高达 86.9%,2016 年降至 66.8%。

本文进一步将出口目的地分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和非“一带一路”沿线国两类。表 2 模型 11、模型 12 的结果显示,中国出口对非“一带一路”沿线出口目的地企业就业技能结构的优化作用明显高于对“一带一路”沿线出口目的地企业就业技能结构的优化作用,前者约为后者的 2 倍。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通过扩大从中国的进口优化当地就业技能结构的潜力较大,也就是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潜力很大。

2. 基于企业特征的考察

首先,本文按照世界银行企业调查数据库中受访者关于企业规模的回答,将出口目的地企业样本分为小规模、中等规模和大规模三类^①。表 3 模型 13 至模型 15 的结果显示,中国出口对目的地小规模企业就业技能结构的优化作用最大,对中等规模企业就业技能结构的优化作用次之,对大规模企业就业技能结构的优化作用最小。其原因可能是:(1)面对来自中国的进口竞争,与大规模企业相比,小规模企业受到的压力较大,面临退出市场的风险,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存活下来,小规模企业会更加积极地改变发展战略,通过更新机器设备、进行研发投入等提高自身的生产率和竞争力,从而导致来自中国的进口竞争对小企业的影响更大。(2)一般来说,大规模企业是国内技术的领先者,是国内市场的垄断者,面对来自中国的进口竞争,大规模企业也会积极应对。一方面,在加大研发投入的同时,积极寻求当地政府的帮助,把希望较多的寄托于通过当地政府的帮助应对进口竞争,此时企业通过加大研发投入应对进口竞争的意愿就不会太大、太坚决,因此中国出口对其就业技能结构的影响较小。另一方面,大规模企业一般为多产品、多业务企业,进口竞争可能会迫使大规模企业放弃非核心业务部门,致力于核心产品的生产,释放出生产“非核心产品”的生产要素,选择将高技能劳动力等优质资源集中配置到核心产品的生产中。但从企业总体看,由于大规模企业的就业技能结构调整主要发生在企业内部的不同产品之间、不同业务部门之间,从而中国出口对其就业技能结

^① 世界银行企业调查数据库根据企业雇用员工数(包括正式员工和非正式员工)划分企业规模,将员工数在 5~19 人的企业归为小规模企业,将员工数在 20~99 人的企业归为中等规模企业,将员工数在 100 人以上的企业归为大规模企业。

构的优化效应较小。

其次,本文按照受访者关于“企业是否具有国际承认的质量认证”的回答,将出口目的地企业样本分为两类,表3中模型16、模型17的结果表明,中国出口对目的地无质量认证的企业就业技能结构的优化作用较大,对出口目的地有质量认证的企业就业技能结构的优化作用较小。中国出口对目的地有质量认证的企业就业技能结构的优化作用较小的原因可能是具有国际质量认证的企业拥有相对稳定的市场份额,所生产的产品面临来自中国进口竞争的压力较小,因此,企业对就业技能结构的调整动机并不强烈。另外,为满足国际质量认证标准,这类企业对劳动力技能的要求相对较高,因此,来自中国的进口对其就业技能结构的优化作用较为有限。

3. 基于出口产品用途的考察

中国不同用途的出口商品可能对目的地企业产生不同影响。本文借鉴 Mion 等

表3 基于企业特征的分样本回归结果

变 量	企业规模			企业质量认证	
	小规模 (模型 13)	中等规模 (模型 14)	大规模 (模型 15)	无质量认证 (模型 16)	有质量认证 (模型 17)
中国出口	0.302*** (0.017)	0.275*** (0.015)	0.225*** (0.020)	0.311*** (0.012)	0.193*** (0.019)
企业规模	-0.012*** (0.004)	0.006 [*] (0.003)	0.021*** (0.003)	-0.008*** (0.001)	0.006*** (0.002)
企业年限	0.003 (0.003)	-0.006** (0.003)	-0.006 [*] (0.003)	-0.003 (0.002)	0.000 (0.003)
是否为国有企业	0.036 [*] (0.021)	0.039*** (0.015)	0.013 (0.012)	0.021 (0.013)	0.030** (0.012)
是否为外资企业	-0.036*** (0.013)	-0.006 (0.009)	0.005 (0.008)	-0.004 (0.008)	-0.009 (0.007)
是否为私营企业	0.005 (0.015)	-0.003 (0.012)	-0.004 (0.010)	0.008 (0.010)	-0.010 (0.010)
企业的互联网使用	-0.029*** (0.003)	-0.022*** (0.003)	-0.015*** (0.005)	-0.029*** (0.002)	-0.026*** (0.004)
企业是否出口	0.003 (0.006)	0.006 (0.005)	0.007 (0.005)	0.008 [*] (0.004)	-0.001 (0.005)
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	-0.002 (0.002)	0.001 (0.002)	0.005** (0.002)	0.000 (0.001)	0.003 (0.002)
企业面临的竞争程度	0.002 (0.002)	-0.000 (0.002)	-0.005 [*] (0.003)	-0.001 (0.002)	-0.001 (0.002)
企业员工教育差异	0.001 (0.002)	-0.002 (0.002)	-0.004 (0.002)	-0.005*** (0.001)	0.006*** (0.002)
目的地劳均产出水平	0.155*** (0.030)	0.091*** (0.029)	0.028 (0.039)	0.112*** (0.021)	0.030 (0.037)
目的地劳动保护制度	0.014 (0.011)	0.041*** (0.011)	0.036** (0.015)	0.028*** (0.008)	0.016 (0.014)
目的地人力资本水平	-0.056 (0.061)	0.117 [*] (0.068)	0.209** (0.100)	0.048 (0.046)	0.089 (0.098)
K-PLM	5043.38 [0.000]	5262.53 [0.000]	3306.07 [0.000]	1.0e+04 [0.000]	3293.41 [0.000]
C-D Wald F	2.7e+04	3.1e+04	2.3e+04	5.0e+04	3.2e+04
样本量	16558	17640	11595	31267	13416

注:同表1。

表4 基于出口产品用途的分样本回归结果

变 量	高收入出口目的地			中低收入出口目的地		
	资本品 (模型 18)	中间品 (模型 19)	消费品 (模型 20)	资本品 (模型 21)	中间品 (模型 22)	消费品 (模型 23)
中国出口	0.311*** (0.100)	0.836*** (0.160)	0.166*** (0.025)	0.138*** (0.012)	0.276*** (0.015)	0.171*** (0.008)
企业规模	-0.010** (0.004)	-0.007* (0.004)	-0.009** (0.004)	-0.000 (0.001)	-0.001 (0.001)	-0.000 (0.001)
企业年限	-0.003 (0.007)	-0.003 (0.007)	-0.003 (0.007)	-0.006*** (0.002)	-0.003* (0.002)	-0.004** (0.002)
是否为国有企业	0.007 (0.037)	0.009 (0.038)	0.014 (0.036)	0.027*** (0.009)	0.026*** (0.009)	0.027** (0.009)
是否为外资企业	-0.008 (0.020)	-0.003 (0.020)	-0.005 (0.020)	-0.014** (0.005)	-0.011** (0.005)	-0.011* (0.005)
是否为私营企业	-0.011 (0.024)	-0.011 (0.025)	-0.016 (0.024)	-0.002 (0.007)	-0.001 (0.007)	-0.002 (0.007)
企业的互联网使用	-0.005 (0.008)	-0.018** (0.009)	-0.012 (0.009)	-0.036*** (0.002)	-0.034*** (0.002)	-0.033*** (0.002)
企业是否出口	0.020* (0.011)	0.013 (0.011)	0.022** (0.010)	0.014*** (0.003)	0.012*** (0.003)	0.007** (0.003)
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	-0.003 (0.004)	-0.006 (0.004)	-0.004 (0.004)	0.003** (0.001)	0.002* (0.001)	0.002* (0.001)
企业面临的竞争程度	-0.012*** (0.004)	-0.012*** (0.004)	-0.013*** (0.004)	0.000 (0.001)	-0.001 (0.001)	-0.000 (0.001)
企业员工教育差异	0.004 (0.004)	0.005 (0.004)	0.004 (0.004)	-0.003** (0.001)	-0.003** (0.001)	-0.003** (0.001)
目的地劳均产出水平	0.104 (0.152)	0.102 (0.151)	0.078 (0.152)	0.125*** (0.022)	0.081*** (0.022)	0.108*** (0.022)
目的地劳动保护制度	0.028 (0.059)	0.012 (0.059)	0.026 (0.059)	0.030*** (0.008)	0.033*** (0.008)	0.034*** (0.008)
目的地人力资本水平	-0.176 (0.366)	-0.034 (0.365)	-0.169 (0.366)	0.016** (0.007)	0.021*** (0.007)	0.028*** (0.007)
K- PLM	311.37 [0.000]	270.55 [0.000]	1562.47 [0.000]	6638.48 [0.000]	7647.86 [0.000]	1.8e+04 [0.000]
C- D Wald F	1.0e+04	437.32	6027.53	1.6e+05	3.3e+04	8.2e+04
样本量	3383	3383	3383	42410	42410	42410

注:同表1。

中间品出口对目的地企业就业技能结构的优化作用最大,资本品出口的优化作用次之,消费品出口的优化作用最小;在中国向中低收入出口目的地的出口中,同样是中间品出口对目的地企业就业技能结构的优化作用最大,而消费品出口的优化作用高于资本品。

(2013)研究的思路,按广义经济分类标准(BEC)将中国的出口商品分为资本品、中间品和消费品,并遵循式(2)对核心解释变量的构建方法,依次将中国资本品、中间品和消费品向目的地 c 行业 j 的出口额占世界各国向目的地 c 行业 j 的出口总额的比重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并按式(3)构建了各核心解释变量的工具变量。在此基础上,本文考察了中国不同用途产品的出口对出口目的地企业就业技能结构的影响,表4给出的回归结果表明,在中国向高收入出口目的地的出口中,

本文认为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1)中国向高收入国家出口的中间品与低技能劳动力存在替代关系(Rodriguez-Lopez等,2017),中间品的进口减少了出口目的地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机会;而中国向中低收入国家出口的中间品与高技能劳动力存在互补关系,中低收入国家可能承接了来自中国企业或在华跨国公司的外包业务,与中国共同参与国际分工,进而增加了高技能劳动力的就业机会(魏浩、李晓庆,2017)。此外,中国中间品出口还可能通过技术溢出效应提高对中低收入国家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2)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消费品贸易主要是垂直型贸易,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消费品贸易主要是水平型贸易,水平型消费品出口在出口目的地导致的市场竞争效应较大,垂直型消费品出口在出口目的地导致的市场竞争效应较小,因此,中国消费品出口对高收入出口目的地当地企业就业技能结构的优化作用较小。(3)进口资本品与劳动力之间的互补关系取决于资本品的研发密集度(Raveh等,2016),中国出口到中低收入国家的资本品研发密集度较低,与出口目的地的低技能劳动力形成互补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资本品对低技能劳动力的替代作用,因此,中国资本品的出口对中低收入出口目的地企业就业技能结构的优化作用较小。

四、进一步拓展性分析

(一) 基于企业创新方式的分析

本文基于世界银行企业调查数据库中受访者关于企业创新情况的回答,将企业的创新方式分为研发投入、产品引进和流程引进3种,并分别用3个虚拟变量分别表示3种创新方式,虚拟变量的构造方法为:如果企业在过去1年中有研发投入、引进了新产品,或引进了先进的生产流程,那么相应的创新方式虚拟变量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本文在回归中依次加入3个创新方式虚拟变量与中国出口的交互项,并将出口目的地分为高收入水平和中低收入水平两类。具体结果如表5所示。

从表5模型25的结果看,中国出口对中低收入目的地企业就业技能结构的促进作用,受企业是否有研发投入的影响。对于有研发投入的企业而言,中国出口对其就业技能结构的优化作用更大。对比模型24和模型25的结果可以发现,企业是否有研发投入并未影响中国出口对高收入目的地企业就业技能结构的促进作用。而从模型26至模型29的结果看,中国出口对不同收入水平目的地企业就业技能结构的促进作用,均未受到企业是否引进了新产品和是否引进了先进的生产流程的影响。

以上结果表明,对于中低收入出口目的地企业而言,企业通过研发投入进行自主创新的行为,将提升中国出口对企业就业技能结构的优化作用,而非企业的非自主创新行为(如产品引进、生产流程引进等)无法提升这一优化作用。这意味着,来自中国的进口产品通过与中低收入出口目的地企业的研发活动互补,增加了企业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

表5 基于不同创新方式的拓展性分析

变 量	研发投入		产品引进		流程引进	
	高收入 (模型 24)	中低收入 (模型 25)	高收入 (模型 26)	中低收入 (模型 27)	高收入 (模型 28)	中低收入 (模型 29)
中国出口	0.187*** (0.042)	0.209*** (0.013)	0.198*** (0.060)	0.228*** (0.014)	0.168*** (0.049)	0.230*** (0.015)
中国出口× 创新方式	0.025 (0.072)	0.118*** (0.021)	0.008 (0.074)	0.020 (0.019)	0.058 (0.070)	0.017 (0.019)
创新方式	-0.009 (0.016)	-0.012** (0.005)	-0.025 (0.016)	-0.008* (0.005)	-0.007 (0.016)	-0.004 (0.005)
企业规模	-0.003 (0.005)	-0.002 (0.001)	-0.002 (0.005)	-0.001 (0.001)	-0.003 (0.005)	-0.001 (0.001)
企业年限	-0.006 (0.007)	-0.001 (0.002)	-0.005 (0.007)	-0.001 (0.002)	-0.005 (0.007)	-0.001 (0.002)
是否为国有企业	-0.028 (0.052)	0.033*** (0.012)	-0.026 (0.053)	0.032*** (0.012)	-0.028 (0.052)	0.032*** (0.012)
是否为外资企业	0.001 (0.024)	-0.006 (0.007)	0.003 (0.024)	-0.006 (0.006)	0.000 (0.024)	-0.008 (0.007)
是否为私营企业	0.006 (0.029)	-0.006 (0.009)	0.004 (0.029)	-0.004 (0.009)	0.001 (0.029)	-0.006 (0.009)
企业的互联网使用	-0.008 (0.010)	-0.032*** (0.002)	-0.006 (0.010)	-0.030*** (0.002)	-0.009 (0.010)	-0.031*** (0.002)
企业是否出口	0.027** (0.012)	0.008** (0.004)	0.028** (0.012)	0.009** (0.004)	0.025** (0.012)	0.008** (0.004)
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	-0.002 (0.004)	0.002 (0.001)	-0.002 (0.004)	0.002 (0.001)	-0.002 (0.004)	0.002 (0.001)
企业面临的竞争程度	-0.013*** (0.005)	0.002 (0.002)	-0.013*** (0.005)	0.002 (0.002)	-0.014*** (0.005)	0.002 (0.002)
企业员工教育差异	0.006 (0.005)	-0.001 (0.001)	0.006 (0.005)	-0.001 (0.001)	0.006 (0.005)	-0.001 (0.001)
目的地劳均产出水平	-0.066 (0.045)	0.231*** (0.040)	-0.075* (0.045)	0.231*** (0.040)	-0.054 (0.045)	0.233*** (0.040)
目的地劳动保护制度	-0.034 (0.044)	-0.020 (0.018)	-0.039 (0.044)	-0.018 (0.018)	-0.024 (0.045)	-0.019 (0.018)
目的地人力资本水平	0.137 (0.129)	0.101 (0.065)	0.155 (0.129)	0.094 (0.065)	0.109 (0.131)	0.094 (0.065)
K- PLM	426.32 [0.000]	8218.06 [0.000]	237.17 [0.000]	7024.02 [0.000]	441.51 [0.000]	6049.61 [0.000]
C- D Wald F	426.32	3.0e+04	1947.20	3.1e+04	2133.23	2.9e+04
样本量	2684	32000	2683	32084	2682	31895

注：同表1。

(二) 中国与主要发达国家出口对目的地影响的比较

本文采用2SLS方法估计美国、德国、日本3个国家出口对目的地企业就业技能结构的影响(见表6)。首先, 本文考察美国出口对出口目的地企业就业技能结构的影响。表6模型30、模型31的结果表明, 无论是对高收入出口目的地, 还是对低收入出口目的地, 美国的出口均显著恶化了目的地企业的就业技能结构。其次, 本文选取德国和日本作为研究对象, 因为德国和日本的进出口贸易量仅次

于中国和美国, 分别是全球的第三大和第四大贸易国。模型 32 至模型 35 的结果表明, 德国和日本的出口确实对出口目的地企业的就业技能结构起到优化作用, 但与中国出口的不同是其出口对高收入目的地企业就业技能结构的优化作用更大。

上述结果表明, 中国出口在促进目的地企业就业技能结构优化方面具有独特作用, 尤其是对中低收入目的地企业就业技能结构的优化作用更大。美国出口对出口目的地企业就业技能

表 6 主要发达国家出口对出口目的地企业就业技能结构的影响

变 量	美国出口		德国出口		日本出口	
	高收入 (模型 30)	中低收入 (模型 31)	高收入 (模型 32)	中低收入 (模型 33)	高收入 (模型 34)	中低收入 (模型 35)
不同国家的出口	-1.016*** (0.230)	-0.445*** (0.051)	0.393*** (0.145)	0.134*** (0.042)	0.675* (0.379)	0.230*** (0.035)
企业规模	-0.013*** (0.004)	-0.002* (0.001)	-0.010** (0.004)	-0.001 (0.001)	-0.010** (0.004)	-0.001 (0.001)
企业年限	-0.004 (0.007)	-0.003* (0.002)	-0.003 (0.007)	-0.005*** (0.002)	-0.003 (0.007)	-0.005*** (0.002)
是否为国有企业	0.014 (0.039)	0.027*** (0.009)	0.012 (0.036)	0.026*** (0.009)	0.007 (0.036)	0.027*** (0.009)
是否为外资企业	-0.004 (0.020)	-0.010* (0.005)	-0.012 (0.020)	-0.012** (0.005)	-0.010 (0.020)	-0.014** (0.005)
是否为私营企业	-0.016 (0.024)	-0.003 (0.007)	-0.012 (0.024)	-0.002 (0.007)	-0.013 (0.025)	-0.002 (0.007)
企业的互联网使用	0.014 (0.009)	-0.032*** (0.002)	-0.006 (0.009)	-0.036*** (0.002)	-0.006 (0.009)	-0.036*** (0.002)
企业是否出口	0.027** (0.011)	0.013*** (0.003)	0.017 (0.011)	0.014*** (0.003)	0.019* (0.011)	0.014*** (0.003)
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	-0.003 (0.004)	0.003** (0.001)	-0.002 (0.004)	0.003*** (0.001)	-0.002 (0.004)	0.003*** (0.001)
企业面临的竞争程度	-0.015*** (0.004)	-0.001 (0.001)	-0.012*** (0.004)	0.000 (0.001)	-0.011*** (0.004)	0.000 (0.001)
企业员工教育不平等	0.005 (0.004)	-0.003** (0.001)	0.005 (0.004)	-0.003** (0.001)	0.004 (0.004)	-0.003** (0.001)
目的地劳均产出水平	0.109 (0.153)	0.171*** (0.022)	0.126 (0.151)	0.130*** (0.022)	0.127 (0.152)	0.128*** (0.022)
目的地劳动保护制度	0.023 (0.056)	0.030*** (0.008)	0.025 (0.056)	0.028*** (0.008)	0.016 (0.055)	0.029*** (0.008)
目的地人力资本水平	-2.539 (3.227)	-0.014 (0.041)	-1.749 (3.211)	-0.004 (0.042)	-1.975 (3.227)	-0.010 (0.042)
K- PLM	314.52 [0.000]	2304.69 [0.000]	538.64 [0.000]	7277.68 [0.000]	254.94 [0.000]	4436.64 [0.000]
C- D Wald F	526.87	9706.37	3045.36	2.6e+04	1649.35	3.5e+04
样本量	3383	42410	3383	42410	3383	42410

注: 同表 1。

结构优化的作用为负, 其原因可能是: (1) 面对来自美国的进口冲击, 出口目的地企业生产的产品与从美国进口产品的技术差距较大, 从而出口目的地企业选择消极应对, 倾向于以价格战来应对进口竞争, 为了降低生产成本, 减少高技能劳动力的雇用, 增加低技能

劳动力的雇用,通过生产和销售“低质低价”的产品来维持企业生存。(2)出口目的地企业进口大量的高技术中间品也会替代企业内部自主创新,也就是说,本来企业要自主研发的技术和产品,现在通过从美国直接进口来完成,即进口直接替代了内部创新,企业致力于加工组装,从而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下降。(3)美国企业在出口目的地直接建厂进行加工组装,或者外包给当地企业进行加工组装,从美国的进口会导致就业规模扩张,特别是增加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德国出口和日本出口对高收入目的地企业就业技能结构优化的作用大于中低收入目的地,其原因可能是,德国和日本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高于中国,同时,德国和日本与高收入目的地之间的贸易主要是水平型贸易,德国和日本与中低收入目的地之间的贸易主要是垂直型贸易,与垂直型贸易相比,水平型贸易对出口目的地形成的竞争效应较大。

五、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世界银行企业调查数据库提供的中国出口目的地企业层面数据与 CEPII-BACI 数据库提供的全球各国间贸易数据,考察 2007~2016 年中国出口对目的地企业就业技能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1)中国出口降低了目的地企业的就业规模,但促进了出口目的地企业就业技能结构的优化,也就是说,中国出口提升了目的地企业的技能型工人在企业员工总数中所占比重。(2)中国的出口对目的地企业就业技能结构的优化作用存在差异。从出口目的地特征看,与高收入出口目的地相比,中国出口对中低收入水平目的地企业就业技能结构的优化作用更大;与 OECD 成员为出口目的地的情况相比,中国出口对非 OECD 成员的目的地企业就业技能结构的优化作用更大;与位于“一带一路”沿线的目的地相比,中国出口对非“一带一路”沿线出口目的地企业就业技能结构的优化作用更大。从企业的特征来看,中国出口对目的地小规模、无国际质量认证的企业就业技能结构的优化作用更大。从出口产品用途看,无论是在高收入出口目的地还是低收入出口目的地,中国出口的中间品对目的地企业就业技能结构的优化作用均大于资本品和消费品。(3)中国出口对中低收入目的地企业就业技能结构的优化作用还受企业创新方式的影响。具体而言,这一优化作用对具有研发投入的自主创新企业更大,但并未受企业是否引进新产品或是否引进先进的生产流程等非自主创新行为的影响。(4)主要发达国家出口对目的地企业就业技能结构的影响与中国不同。与中国相比,美国出口恶化了目的地企业的就业技能结构,德国和日本出口对高收入目的地企业就业技能结构的优化作用更大。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积极宣传中国出口对出口目的地就业技能结构优化的促进作用。世界各国应理性、全面地看待中国出口贸易的增长,除了就业规模的冲击外,更应重视中国出口在

目的地企业劳动力技能结构升级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中国出口促进出口目的地企业劳动力技能结构升级,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出口目的地企业转型升级、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高出口目的地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为其经济长期发展奠定基础。

第二,缓解出口造成的目的地短期就业规模下降及其对中国的负面冲击。本研究发现,与高收入出口目的地相比,中国出口对中低收入水平目的地企业就业技能结构的优化作用更大。也就是说,中国出口对从中国进口的发展中国家短期低技能就业规模的不利影响更明显,中国出口导致目的地企业短期低技能就业规模下降,进而导致目的地国内对中国出口形成不利舆论。如何缓解和降低这种不利影响在出口目的地对中国出口造成的不利影响,是中国政府需要高度重视的问题。中国政府一方面要充分发挥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的作用,让其在出口目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宣传中国出口对目的地产业转型发展的成功案例,另一方面应扩大从影响较大出口目的地的进口规模,以进口缓解出口冲击的影响。

第三,出口目的地应为就业结构调整提前做好应对策略。从国际经验看,伴随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其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会越来越多。本文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出口或者来自中国的进口会加快目的地就业结构的调整。可见,对于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来说,优化劳动力供给结构、应对就业结构性调整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因此,一方面,通过实施高等教育扩招、吸引国际人才、大力发展技工教育等途径,增加高技能劳动力的供给数量。另一方面,通过实施失业人员再就业培训、鼓励参加继续教育等途径对低技能劳动力或失业人员进行技能升级。此外,大力发展服务业,把制造业中剩余的劳动力转移到服务业中,也是应对进口对制造业就业规模冲击和就业结构调整的有效策略。

第四,出口目的地应理性看待中国出口对其就业的影响。面对来自中国的进口对其国内就业的冲击,部分出口目的国静态的、片面的、恶意的把此演化成“中国威胁论”,其实,进口冲击是每个参与全球化、参与国际分工的国家都会遇到的问题。针对中国出口来说,中国出口产品中包含大量的从世界各国进口的零部件、原材料等,出口产品实际上是“中国加工组装世界各国要素而成的产品”,是“世界出口”,不只是中国自己的出口。抵制中国出口,在一定程度上是抵制中国进口来源国的出口,也就是抵制世界出口、抵制全球化、抵制国际分工体系。可见,抵制中国出口不是长久之计,也不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理性的做法是,把本国的相关产业规模做大做强,提高国际竞争力,从而通过产业规模扩张缓解进口对就业规模的不利影响。

参考文献:

1. 刘玉海、张默涵(2017)《贸易技术含量、偏向型技术进步与中国就业结构》,《国际贸易问题》,第7期。

2. 罗长远、张军(2012) :《中国出口扩张的创新溢出效应 :以泰国为例》,《中国社会科学》,第 11 期。
3. 唐东波(2012) :《垂直专业化贸易如何影响了中国的就业结构?》,《经济研究》,第 8 期。
4. 魏浩、李晓庆(2017) :《进口贸易对劳动力市场影响研究进展》,《经济学动态》,第 4 期。
5. 魏浩等(2016) :《中国进口商品结构变化的估算 :2000~2014 年》,《世界经济》,第 4 期。
6. 魏浩(2015) :《中国出口商品结构变化的重新测算》,《国际贸易问题》,第 4 期。
7. Acemoglu D.(2003) ,Patterns of Skill Premia.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70(2) :199- 230.
8. Àlvarez R. ,Claro S.(2009) ,David Versus Goliath :The Impact of Chinese Competition on Developing Countries. *World Development*. 37(3) :560- 571.
9. Amiti M. ,Dai M. ,Feenstra R.C. ,Romalis J.(2017) ,How Did China's WTO Entry Affect U.S. Prices?. NBER Working Paper No.23487.
10. Autor D.H. ,Dorn D. ,Hanson G.H.(2013) ,The China Syndrome :Local Labor Market Effects of Import Competi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3(6) :2121- 2168.
11. Balsvik R. ,Jensen S. ,Salvanes K.G.(2015) ,Made in China ,Sold in Norway :Local Labor Market Effects of An Import Shock.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27 :137- 144.
12. Crinò R.(2012) ,Imported Inputs and Skill Upgrading. *Labour Economics*. 19(6) :957- 969.
13. Donoso V. ,Martin V. ,Minondo A.(2015) ,Do Differences in the Exposure to Chinese Imports Lead to Differences in Local Labour Market Outcomes? An Analysis for Spanish Provinces. *Regional Studies*. 49(10) :1746- 1764.
14. Iacovone L. ,Rauch F. ,Winters L.A.(2013) ,Trade as an Engine of Creative Destruction :Mexican Experience with Chinese Competi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89(2) :379- 392.
15. Kasahara H. ,Liang Y. ,Rodrigue J.(2016) ,Does Importing Intermediates Increase the Demand for Skilled Workers? Plant- level Evidence from Indones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02 :242- 261.
16. Mendez O.(2015) ,The Effect of Chinese Import Competition on Mexican Local Labor Markets. *The 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34 :364- 380.
17. McManus T.C. ,Schaur G.(2016) ,The Effects of Import Competition on Worker Healt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02 :160- 172.
18. Mion G. ,Zhu L.(2013) ,Import Competition from and Offshoring to China :A Curse or Blessing for Firm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89(1) :202- 215.
19. Pierce J.R. ,Schott P.K.(2016) ,The Surprisingly Swift Decline of US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6(7) :1632- 1662.
20. Raveh O. ,Reshef A.(2016) ,Capital Imports Composition ,Complementarities ,and the Skill Premium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18(8) :183- 206.
21. Rodriguez- Lopez A. ,Yu M.(2017) ,All- Around Table Liberalization and Firm- Level Employment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China. CESifo Working Paper Series. No.6710.

(责任编辑 朱 犁)

ABSTRACTS

China Social Security: From Rapid Expansion to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He Wenjiang · 2 ·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 social security has achieved comprehensive transformation and rapid development, and its achievements have attracted worldwide attention. In the meantime,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in the field, such as the lack of universal social security coverage, the failure of some projects to cover basic risks effectively for citizens, and the difficulty of the current system in adapting to the socioeconomic changes. Therefore, it is imperative to pay great attention to the quality of social security development. This paper reveals the less development of social security quality in the previous stag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fairness, institutional sustainability and operational efficiency. This less development is incompatible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national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It is proposed that China social security should transform from rapid expansion to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t is vital to form an effective social security governance mechanism by deepening reform and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system design, operation mechanism, and service supply. This is to optimize the allocation of social security resources and to achiev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ocial security, along with making due contributions to people's livelihood and long-term stability of the society.

The Impact of China's Export on the Employment Structure in Destination Enterprises:

Based on the Sample of Destination Enterprises

Wei Hao and Others · 16 ·

Using data of more than 40 000 enterprises in 68 export destinations during 2007- 2016,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mpact of China's export on the employment structure of enterprises in destinations.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China's export reduces the employment size of the enterprises in destinations, but it promotes the employment structure upgrading. (2) China's export plays a greater role in optimizing the employment structure of enterprises in low- and middle- income countries, non- OECD countries and the countries away from the Belt and Road. And the effect is especially salient for the enterprises of smaller sizes and with no international quality certifications. The export of intermediate goods shows greater effects than that of capital goods or consumption goods. (3)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terprises' innovations, independent innovations of enterprises in low- and middle- income countries have strengthened the optimization effect of China's export on the employment structure. (4) The impact of export differs by countries, in which China's case is special.

A Study on Employment Effects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Shifts: Based on Inter-country

Input-output Model

Zhu Kepeng Fan Shide · 33 ·

With labor costs' escalating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some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are shifted outward from China. The paper establishes an inter- country input- output model by using the data of the World Input- output Database. It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shifts and its employment effects from 2009 to 2014. The paper finds that most of the shifts are active rather than passive. The industries shifted outward are likely to be labor- intensive or pollution- intensive while the skill- intensive industries shift inward. The outward shift has little impact on domestic employment, with only 0.095% of jobs affected annually, which cannot explain the recent declines in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 Labor- intensive industries and low- skilled workers are more affected, especially in the industries with production shifts of intermediate and final manufacturing goods